

稻草人

珀西・麥凱著

丁貞婉譯

THE SCARECROW

Percy MacKaye



稻草人

珀西·麥凱著

丁貞婉譯

THE SCARECROW

Percy MacKaye

THE SCARECROW by Percy MacKaye. Copyright, 1908,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Copyright, 1914, by Percy
MacKaye. Copyright, 1916, by Percy MacKay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February 1974

稻草人 珀西·麥凱著·丁貞婉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中菲文化出版社印刷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第151號

發行者：友聯圖書公司

九龍花園街73號

上海印書館

香港租庇利街17號2樓

文藝書屋

九龍漢口道4號5A

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115號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版·定價每冊港幣二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作者簡介

珀西·麥凱 (Percy MacKaye, 1875-1956) 是美國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位重要詩人與劇作家；生於紐約，父親是鼓吹劇場運動先鋒之一的司諦·麥凱 (Steele MacKaye)，可以說是家學淵源，克紹箕裘。他的大半生，很自然地獻給了戲劇。

麥凱從小便浸淫在戲劇世家的文學氣氛中。後來成了詩人、演員、和藝術家的哥哥維歐 (Will) 是他的啓蒙老師。維歐跟他說了許多希臘神話和北歐的傳奇，那些小神仙，和英雄故事，打動了他的小心靈。麥凱家兄弟姐妹多，常在一起高聲朗誦，珀西認為受益不淺，他認為他們兄弟能在文壇上聞名，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珀西·麥凱沒上過多久中學，全靠自修進入哈佛大學。一八九七年畢業後歐遊多時，在萊比錫大學從事研究，後回國先後執教於中學，哈佛、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他的詩和戲劇極負盛名。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英國十四世紀詩人喬叟 (Chaucer) 以及莎士比亞的鉅大影響。

珀西·麥凱對美國文學有重大的影響，對二十年代初露鋒芒的戲劇尤為顯著。魏勒·斯魯伯（W. Thorp）認為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從一九一二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間是美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因為此期文學上的成就趕上了一百年前的愛默森、梭羅、霍桑和惠特曼等人。但他分析戲劇的發展時說，惟獨戲劇不能叫復興，因為美國在此之前不曾有過任何卓越而有文學價值的劇作，出版的劇本寥寥無幾，流傳下來的更是屈指可數。美國文藝復興時期是戲劇的全盛時代，二十五年間新人輩出，麥凱也有所貢獻，他多方面鼓吹戲劇，使戲劇走入大眾的生活，成為休閒生活的一部分，提高了文化的水準。他的劇作嘗試的範圍很廣，包含假面劇與街頭劇：一九〇九年在麻塞諸塞州格洛司特上演的朝香客（The Canterbury Pilgrims），一九一三年在新罕普夏州美力敦上演的庇護所（Sanctuary），一九一六年莎翁逝世三百年紀念時，在紐約大學上演的半獸人（Caliban），都屬於這一類。二十年代，他從事民間傳說的劇作，把他當時在肯塔基州居住時收集的材料寫出來。一九二三年在紐約上演過的「這美好的世界」（This Fine-Pretty World），就曾受到愛德文·羅賓遜（Edwin A. Robinson）和韓林·加蘭德（Hamlin Garland）等大家的激賞。

珀西·麥凱的作品有詩集和劇本，也有純粹討論戲劇的著作，如「劇場與戲劇」（The Playhouse and the Play），「民間劇場의 推廣和休閒生活的改善」（The Civic Theatre and the Redemption of Leisure），「地方戲劇」（Community Drama）等。

麥凱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生有兩女一男，其妻美莉安（Marion Morse Mackaye, 1872-1939）也是一位詩人。麥凱對她的深情和敬愛通過文字表達了出來：「這些深鉅的影響中，最主要的是我的妻美莉安四十多年來給予我的幫助，她無比的愛豐富了我的作品，她給我寫作的靈感，她與我同甘共苦，直到一九三九年謝世，從此我的餘生無非是向世人傳揚她的文采風韻，她的崇高和她的懿範……。」這位留着小鬍子、戴着眼鏡、相貌威嚴的詩人劇作家，在美莉安死後隱居到麻州的一個小村，獨力完成了一個四部曲（Tetralogy）丹麥王哈姆雷特（The Mystery of Hamlet, King of Denmark），在加州的巴沙甸那上演時盛況空前。他七十歲時接受過美國「National Arts Club」的最高榮譽。一九四八年時，美國詩人協會（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頒贈給他一筆五千萬美元的學術獎金，推崇他和美莉安兩人在文學創作歷時半世紀以上的貢獻與成就。

稻草人（The Scarecrow）是珀西·麥凱的民間傳說劇之一。脫胎自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警世傳奇小說「羽毛頂」（Feathertop）。「稻草人」是作者一連串幻想劇中的傑作，該劇全名為「稻草人，或照妖鏡：一個滑稽角色的悲劇」。（The Scarecrow or The Glass of Truth. A Tragedy of the Ludicrous）。詩人的想像力給新英格蘭的民間傳說，賦與了新的生命和面貌。斯魯伯統計二十年代留傳下來，而戲劇界公認還有上演價值的劇本有三個，「稻草人」便是其中之一。（丁貞婉撰）

人 物：

法官吉烈德·默頓

古蒂·里戈比（即「鐵娘子貝絲。」）

雷文斯貝恩爵爺（即「牛津侯爵」，「偽頓伯格男爵」，「沃姆斯領主」，「科多伐伯爵」）。

——吉烈德·默頓與古蒂·里戈比的冒牌兒子。

狄肯——新英格蘭傳奇中的惡魔。

雷切兒·默頓——法官的姪女。

辛西雅·默頓——法官的妹妹。

理查德·塔爾伯特——鄉紳，已與雷切兒訂親。

查理斯·雷廷頓爵士——副村長。

貝妮·雷廷頓——查理斯·雷廷頓之女。

艾米莉亞·雷廷頓——查理斯·雷廷頓之女。

布格拜上尉——村長之秘書。

道奇——牧師。

道奇夫人——牧師之妻。

蘭德——哈佛大學年高德劭的教授。

托德——哈佛大學年高德劭的教授。

麥卡——默頓法官家的男僕。

夷笨涅差——古蒂·里戈比之聽差。

地 點：

麻塞諸塞州的一個村莊。

時 間：

十七世紀末葉。

第一幕

鐵匠店內景。

舞台右邊靠中央處，有一座熔鐵爐。舞台左邊是一廐樓，吊着乾玉蜀黍梢子、糧草和飼料的黃穗。靠舞台後面有一扇闊大的雙扇門，幕啓時關着，後來打開時，門外是一片新英格蘭的暮春景色；樹林漠漠，石垣數堵，榆樹高聳，還有一口用長桿掛吊桶汲水的井；近處前景是一片耕地，初造的玉蜀黍才剛剛抽青發芽。

鐵匠店裏污黑的牆上，雜七雜八掛滿了馬蹄鐵、破車輪之類鐵匠店常見的東西。可是右邊牆角，却擺着好些與鐵匠全扯不上關係的樂器、木偶，大時鐘和其他古里古怪的破爛；當中最惹眼的是一面大穿衣鏡，奇怪地鑲在古金色的鏡座裏，掛着色彩暗淡，綉上尖帽子和彎彎新月的帘子。

鐵錘急促的敲打聲中，幕徐徐上升。

一個婦人，在熔鐵爐閃閃生光的烈火中，站在打鐵砧前。她臉色紅潤，壯健有力，頗有技精藝熟的得色，滿頭白髮，好像是早生了的。她光着前臂，穿着齊腳的黑裙，當胸開的寬闊罩衫，繫着皮圍裙，戴一頂鐵匠工作帽。這個女的，名叫古蒂·里戈比。她正前砧上敲打一塊烙紅的鐵，在她身旁擺着一具鐵片拼湊成的骨架，像是人的脊椎骨和肋骨。她不停地使勁揮動鐵錘，火星四濺。突然，熔鐵爐的火焰低下來。

古蒂·里戈比：狄肯！大點火。

一個聲音：（自她頭上）來啦，古蒂。（爐裡的火焰猛地往上衝。）

古蒂·里戈比：喂，別這樣猛。

聲音：（自她身邊）對不起，太太。（火焰漸弱）這樣好一點了吧？

古蒂·里戈比：這差不多。（她用火箝子將砧上的鉄挾起來，扔進爐火中，鐵立刻燒成火紅。）我這是快工兼出細活兒，鐵匠這一行當裏，有誰找得出一樣東西比得上我這把地獄的硫磺火？（她站在鐵砧旁，開始將剛剛打造好的那根肋骨焊到骨架上去。）我的俊小生！看我給你一副鐵打鋼造的硬骨頭，包管今年我這個稻草人，任憑它東南西北風一齊狂吹怒號，還是穩穩當當站着不倒。今年夏天，我可不願再來個五穀歉收。（外面有老鴉咕咕叫）

蹄聲。古蒂放下手中的鐵鎗、鏢子，跨着大步走向双扇門。她一手推開了門，讓黎明銀灰的曙光照進來，探身眺望外面的田疇，揮舞着拳頭。（好哇！居然比我起得早，比太陽起得早，好哇，你們！（對着晨曦，眨起眼睛。）有一隻！不，是兩隻！啊哈！

一隻愁

兩隻喜——

好！這回可輪到我笑了。（她回到爐旁，爐火又將熄滅。）狄肯！火！快點。你死到那兒去了？

聲音：

（沉沉欲睡地傳自火爐）姑奶奶，這麼早，還三更半夜的……

古蒂·里戈比：

早，早才用得着你呀——（拿起箱子。）

聲音：

（尖叫）唉喲！

古蒂·里戈比：

哈！一箱子就逮到你了？（自熔鐵爐漆黑處，她的鐵鎗扶住一個耳朵，隨後揪

出來一個有角有尾，狀如魔鬼的形體。雖然大體上和中世紀常見的魔鬼有幾分相似，但那一把山羊鬍子，那一抹精明詭譎的笑容，和開口說話時那似有似無的鼻音，彷彿又能使人誤以為是北方土生的村夫。古蒂放下箱子，用手揪住他的耳朵。）還要

不要賴，狄肯！

狄肯：老天爺！自從給聖鄧斯坦擰過鼻子以後，我從來就沒這麼倒霉過。不敢了，不敢了！有事快請吩咐吧！我的好姑奶奶。

古蒂·里戈比：去拉風箱去！

蒂肯：（慢吞吞走向熔爐）噯！天還沒亮呢，規規矩矩的人家有那個不好好在床上睡着的？這麼早就起來，今天可就長得不容易過了。

古蒂·里戈比：（狄肯拉風箱時，她重新做她的事。）哎，爲了你那些寶貝烏鴉，好好幹罷，咱們怎麼還能不趕早。你聽到牠們叫了吧？趁天還沒亮，咱們得把稻草人請到外面去，好讓他露一手。你看看他這一身筋骨，我打造的多牢靠，什麼樣的氣候都抵擋得住的。你可得把他好歹弄得像個活人，能唬得過老鴉才行哪。今年要唬得牠們以爲是眞的人。

狄肯：作弄哲學家是咱的看家本領；不過，老鴉這玩意兒……唔！

古蒂·里戈比：呸！那讓你爲難了！

狄肯：里戈比夫人！別那麼快滅我的威風，我是菲底亞，我是拉菲爾，我是上帝！——你這就看吧。（做手勢）那邊拿把掃帚柄來。

古蒂·里戈比：（自牆角給狄肯取來一支掃把柄）乖孩子！

狄肯：（騎上掃把柄）哈！哈！我的赤兔馬。（然後裝模作樣若有所思地）一支破掃把柄——

充沛的想像力！（他開始造稻草人。古蒂一會兒跑向這個牆角，一會兒又奔向那個屋隅，替

狄肯拿東西。）貝絲，咱倆是頂呱呱的藝術家哩，一點兒也不含糊。菲底亞，

他彫塑了衆神；拉菲爾，他畫了衆天使；上帝，他創造了亞當。本大人狄肯

——撥火棍給我——啊哈！狄肯！狄肯顯的什麼神通來的？他叫他們三位大

師全失了光彩。他打扮了稻草人。好一根撥火棍：這就是他的良心。有兩條

好腿來走路，——想像力加上好良心！去拿那邊連枷打穀棒去！主意——

好主意——夫人，那才是咱藝術家追求的。稻草人的封神傳！敢問諸君何謂

稻草人？嘿！自然是亞當的死對頭。——「有燭光！」上帝坐在黑暗裏說。

「有滅火器！」狄肯不示弱。「我主依祂的形像造我。」亞當說。「拿面鏡

子照照你的尊容。」姑地滿·稻草人說。（狄肯接過古蒂手中的兩件農具）好咧！

好咧！連枷棒來囉——一個管機智，一個管諷刺。乖乖隆地咚！兩條這樣的

胳膊，我的好小子，你在世界上，還能不排除萬難，馬到成功麼！

古蒂·里戈比：狄肯，你說得倒比唱的好聽！就像你造的是有血有肉的一個活人。

狄肯：要曉老鴉，古蒂，這玩意兒造出來就要先能唬人。

古蒂·里戈比：他少了個頭，可怎麼去唬呀？（指指廬樓）你看看上頭那個南瓜假面

燈可行？還是去年萬聖節做的南瓜燈哩。

狄肯：打着燈籠恐也找不到，我的師娘，太好了！咱們一起來吧！喏！（他一個箭步

蹬梯子上閣樓，扔給古蒂一個黃色中空的南瓜，古蒂把它棲住。狄肯在閣樓上翻翻尋尋地又搬出一

大堆的麥稈子、玉蜀黍、玉蜀黍穗、乾絲瓜囊、葫蘆瓜、甜菜根，然後他下了梯子，把東西一

扔，撒了一地。）呼咿！（扔下東西後他說）葫蘆瓜、紅白蘿蔔、甜菜根，——好

材料！

古蒂·里戈比：（把南瓜擱到稻草人肩膀上）你瞧瞧！

狄肯：嘿，約翰，施洗者！這麼一顆頭顧你拿什麼來換啊？我幫過莎樂美砍他的頭

呢，夫人！可是他那首級擺在莎樂美拿的托盤裏，還比不上咱這一顆頭一半

的開胃哩！嘖！嘖！以前哥伯尼也佩戴過這麼一顆南瓜，可惜到現在一定已

經腐朽了。瞧那金色的微笑！讚美！讚美飛波斯·阿波羅！

古蒂·里戈比：這是全村最好的稻草人。

狄肯：那兒的話？可憐，這還只是一具骷髏。他還該有一顆人的心。（在玉蜀黍稈子

中摸索出一顆又大又紅的甜菜，把它安放在左邊肋骨下方。）噓！聽，有沒有跳動的聲音？

古蒂·里戈比：你這個瞎尋開心的流氓！

狄肯：現在該給他找一副肺啦。（自牆壁掛鈎上垂下來一具小風箱。）滔滔辯才由此來！

他三寸不爛之舌管叫黑道上的弟兄豎耳靜聽他講偷竊之術。還有——（古蒂在旁幫忙，他就把閣樓上取下來的葫蘆、玉蜀黍等塞進稻草人的空骨架裡去，再拿一塊塊玉蜀黍衣在稻草人的手足上編穿。）消化系統沒問題了，家族觀念也有了。再多來一點玉蜀黍，古蒂，他以後就要爲他自己的骨肉奮戰了！

古亨·里戈比：（笑）狄肯，我爲你感到驕傲。

狄肯：別忙，你且看我替他安上假髮。（抓過一把烏鴉毛擇子。）好啦，戴上敵人的頭

皮！（他撕開羽毛擇子，安到南瓜上，像一頂紳士戴的假髮。）空前絕後的征服者！

古蒂·里戈比：噢！真帥！

狄肯：再費點心事好讓小伙子在淒風苦雨的晨昏也有個消遣。（拿起一根帶仁的玉蜀黍

穗軸，做了一個烟斗，塞到稻草人的嘴裡。）行了！不錯吧，古蒂！再配上我那嶄新

的外套和那條騎馬褲——就在那邊我櫃子裏！——我告訴你，古蒂，咱這小

子真夠氣派，咱臉上不怕沒有光彩了。（接過古蒂取來的衣褲——一條猩紅的騎馬褲，一件全絲繡花邊線滾的外套。狄肯替稻草人穿戴，右看看左瞧瞧，好像是個鑑賞家，好不容易把稻草人打扮妥當。）咦，對呀！夫人，就這麼辦，他是你的兒子。

古蒂·里戈比：我兒子？哼，我有個兒子就好囉！

狄肯：咳，他可不是你的嗎？（對稻草人）你要幫你母親大人趕去她田裏的烏鴉，對吧？我的美男子！把烏鴉趕到石牆那邊，她的好隣居吉烈德·默頓法官的田裏去。

古蒂·里戈比：默頓法官！我恨不得叫老鴉別管他的王蜀黍，只要啄爛他的眼珠！

狄肯：（奸笑）可是人家默頓法官，以前可是「鐵娘子貝絲」的老相好喲。

古蒂·里戈比：得了！「鐵娘子貝絲」！要不是我有這麼一條壯健的胳膊，我和我的奶娃兒被他遺棄，不早活活的給餓死了。

狄肯：說得是啊！貝絲。他那一招的確狠毒了點兒。他太對不起我這個從中盡力撮合的大媒人。他偷走一顆少女的心——

古蒂·里戈比：然後當它是一枚報廢的錢幣一般扔進陰溝裏！可憐，那小子——他死了！（憤怒地舉起鐵錘）哈！可敬的吉烈德法官，如果你再聽我擺